

編者按

由中國沿海從北向南，除屬於內海的渤海外，依次是黃海、東海、南海。祖祖輩輩以來，中國沿海漁民都在這一帶海域捕魚為生。不過，隨着近年發生多起中國漁民在南海、東海及黃海等海域被外國海警甚至軍艦驅逐事件，特別是至今仍未有平息跡象的南海黃岩島事件，外界關注，為何中國漁民冒着遭外國扣押、罰款，甚至隨時有生命危險壓力，也要到那裡捕魚撈蟹？本報記者兵分多路，到海南、福建、山東等沿海實地採訪，



■黃岩島

了解漁民在「藍色國土」的生存情況，以及國家如何保護漁民的合法利益。從今天起，本報一連四天推出「漁民闖海」系列，敬請留意。



漁民闖海

系列四之一/南海



海南潭門，一個本來毫不起眼的小漁村，因為今年4月10日發生來自潭門的漁船「瓊瓊海09099」在中國南海的黃岩島海域被菲律賓軍艦非法扣查，這個小小的漁村再次進入外界的視線。風浪、海盜、外國軍艦，正如俗話所說，自古行船半條命，而潭門漁民，面對危險卻是平靜而坦然，不少人始終覺得，這是「祖宗地」，無論如何都是要去的。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玫、安莉、肖茅

目前正值伏季休漁期，但潭門漁港停泊的船隻並不多，碼頭上顯得很寧靜。潭門漁民協會負責人吳多光解釋說，休漁主要是北緯12度以北至「閩粵海域交界線」的南海海域，北緯12度以南的南沙不屬休漁限制範圍，潭門的許多大船目前正在南沙進行捕撈作業，所以港內的船隻並不多。

遠洋捕撈 無懼騷擾

港灣內有10餘艘船體較大的漁船一字排開頗有些威風，船上的人們正忙碌着。記者登上瓊瓊05067船見到船長詹道武時，他正指揮船員們作出發前的最後準備，他的船第二天一早就要啟航再赴黃岩島。

49歲的詹道武已有30餘年的行船生涯，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如今他是一艘80噸漁船的船主，也是這艘船的船長。「我已記不清去過多少次黃岩島了，僅今年就已去過兩次，幸運的是我的船沒有像其他漁船那樣遭到菲律賓軍人的威脅和騷擾。」對於再去黃岩島會否擔心，一臉憨厚的詹道武自信地說不怕，「沒什麼好怕的，那裡本來就是我們祖祖輩輩作業的地方，我們到黃岩島捕魚，就像農民在自家地裡種田一樣啊！何況還有漁政船在保護我們。」

詹道武對記者說，雖然黃岩島屬於休漁區域，但他們採用的是「礁盤作業」，屬於國家允許範圍。「礁盤作業」是潭門漁民獨特作業方式，簡單地說就是漁民僅戴一副潛水鏡和呼吸管，潛到水下二、三十米的礁石上，抓捕吸附在礁石上的龍蝦、螃蟹等海產品。

開發南沙 漁業先行

黃岩島距潭門鎮497海里，由於漁船的航速僅7至8節，從潭門開船前往黃岩島需花3天3夜的航程，此次與詹道武同行赴黃岩島的共有10艘漁船。

據了解，潭門鎮一艘漁船出海周期通常是一個月至40天，一次的航海收入大約有10萬元左右，船員佔60%，船主佔40%。

為了鼓勵漁民到南沙海域作業，目前國家對到南沙和黃岩島捕魚的漁船實行南沙漁用柴油經費補助，「開發南沙，漁業先行」。分配方式主要是根據赴南沙海域作業漁船的出航、用油情況制定柴油補助經費分配方案，以航次為主要標準進行。該項目補貼標準每年不盡相同，以2011年為例，凡去過南沙或黃岩島的漁船，一次性補貼3.5萬元，並在此基礎上，按照漁船的馬力進行每千瓦82元的計趟補貼，也就是說一艘百餘噸的船出海一次，大約可獲7萬至8萬元的政府補貼。

南海歸來 魚滿倉



資源豐富 多國覬覦

南海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航運要衝，在經濟上、國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南海海域面積為350萬平方公里，重要島嶼有海南島和東沙、西沙、中沙、南沙4個群島，黃岩島即位於中沙。南海諸島很早就為中國勞動人民發現與開發，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海盛產蘇眉、石斑、海參、金槍魚、紅魚、鯊魚、大龍蝦、梭子魚、魷魚等熱帶名貴水產。

20年逾萬人遇襲

相關資料表明，南海海底蘊藏着大量的油氣資源，石油地質儲量在230億噸至300億噸之間，而且含硫量少，品質優良。更引人注目的是，科考人員在中國南海北部圈定了11個「可燃冰」礦體，預測儲量約為194億立方米。專家稱「可燃冰」是石油、天然氣的最佳替代能源。因此，南海被稱為是「第二個波斯灣」。

由於歷史和現實等各種複雜的原因，南海周邊國家對南海的主權爭議日趨升溫，矛盾不斷激化，中國漁船駛往黃岩島、南沙等海域作業，頻頻受到來自周邊國家的襲擾。根據農業部南海區漁政局不完全統計，1989年至2010年間，周邊國家在南沙海域襲擊、搶劫、抓扣、槍殺中國漁船漁民事件達380多宗，涉及漁船750多艘、漁民11,300人。其中25名漁民被打死或失蹤，24名漁民被打傷，800多名漁民被抓扣判刑。

潭門漁民 守護南海大門

黃岩島捕魚 宛如耕種自家田

宛如耕種自家田

三沙捕撈者 九成潭門人



新聞通識

潭門鎮位於海南島東部沿海的瓊海市境內，是海南島通往南沙群島最近的港口之一，也是西沙、南沙、中沙、東沙群島作業漁場的後勤給養基地和深遠海魚貨的集散銷售基地。潭門鎮人口3.2萬，從事出海捕撈作業的有5、六千人。在西沙、南沙、中沙作業的中國漁民、漁船，逾九成屬於潭門。潭門擁有的150艘左右漁船中，60%至70%都去過南沙和黃岩島。

一本《更路簿》 主權佐證

中國對南海的首次發現，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據史料記載，東漢揚孚的《異物誌》對南海諸島就有「漲海崎嶇，水淺而多磁石」的表述。1279年，元代著名天文學家郭守敬進行「四海測驗」時，在南海的測量點就是黃岩島。明代顧元所著的《海槎餘錄》中曾寫道，「千里石塘(西沙)，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海船必遠避而行之。萬里長堤(南沙)，波流甚急，舟人回溜中，未有能脫者。」一艘帆船，一個羅盤，勇敢的潭門漁民穿梭於南海，並積累形成了自編自用的航海針經——《更路簿》。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指出，現存的《更路簿》及有關中國古籍完整記載了中國漁民在黃岩島海域的航線。從

元代以來，中國人民從未間斷在黃岩島及其周邊海域的活動，長期對黃岩島進行開發和利用。這一事實為中國歷代的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圖所佐證。

依靠航海指南 漁民穿梭南海

據記載，南海航海《更路簿》大約形成於明末清初，是潭門人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一部手抄本「航海指南」，記載了由海南東部文昌清瀾、瓊海潭門航行至東南亞各地，尤其是航行至西沙、南沙以及各島礁之間的航向、距離和水文資料。

《更路簿》的「更」是航海人習慣使用的長度單位，1更為10海里；「路」

是指航船在海洋中行駛的航線；「簿」即指本子，流傳至今的《更路簿》大約有10餘個版本，它是千百年來海南漁民在南海航行的經驗總結。

如今漁民們已用了現代化裝備。海南有關部門兩年來投資6,000多萬元，為每艘出海漁船配備了甚高頻通訊設備「單邊帶」對講機，同時北斗衛星還專門開通了短訊服務。

此外，海南省氣象部門從今年5月中開始正式發佈西沙永興島、中沙黃岩島和南沙永暑礁3個島礁未來7天的定點天氣預報，大大提高了漁民出海的安全系數。

預告：漁民闖海系列四之二——福建漁民勇立外交刀尖



■充滿自信的潭門漁民詹道武。

■準備起航，赴黃岩島的潭門漁船。



「祖宗地不能斷送」

對於潭門漁民來說，去南海捕魚已不僅僅是為了謀生，他們祖祖輩輩在這片浩瀚神秘的海域行走，已把南海看成了世代做海的「土地」。去南海捕魚，成為他們最基本的保護祖國海域的辦法。德高望重的潭門漁民協會會長麥邦奮是一位新中國建立初期的馬來西亞歸國華僑，對祖國的南海有着深厚感情。麥邦奮長期致力於組織潭門漁民出深海捕撈作業，他曾表示，潭門人敢闖狂風巨浪，就是因為潭門人有着不服輸的精神。對潭門人來說，南沙就像是「祖宗地」，不能斷送在自己的手裡。

許多礁盤已被外國佔領

年逾七旬的蘇承芬是當地一位經驗豐富的老漁民，早在20歲就當上了船長。蘇承芬回憶說，早年駕小船跑南海捕魚，一個來回要二、三個月，有時候就直接住在南

海的島嶼上。上世紀50年代後，因安全保障等各種原因，政府不允許漁民去南沙作業，蘇承芬和其他漁民只能在近海打魚。

直到1985年，當時的國家農牧漁業部決定組織漁船對南沙進行探索性捕撈，蘇承芬才有了重回南沙的機會。然而時隔近30年，當蘇承芬受命帶領5條船100多位漁民開赴南沙進入雙子島海域後，發現很多礁盤已被外國人佔據，這讓漁民們感到十分震驚和痛惜：南沙已不再是以前來去自如的作業場，而成了各國割據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的地方。

見證漁業糾紛

潭門草塘村村委會主任王善雄介紹說，在南沙海域作業的中國漁船十之八九都是潭門去的。潭門鎮60噸至200噸的漁船有近150艘，其中多數是遠航南沙、西沙和中沙黃岩島打魚，沒有人能比潭門漁民更熟悉那片神秘的海域。

近幾十年，中國與鄰國在南海的每一次爭議和糾紛，都少不了潭門漁民的親身見證。漁民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亦不懂

英語，但當他們遇上菲律賓或其他國家人員侵擾時，都會理直氣壯的大喊「China! China!」這或許是他們僅僅會說的英語單詞，卻表現出了中國漁民的錚錚骨氣。



■潭門中心漁港。